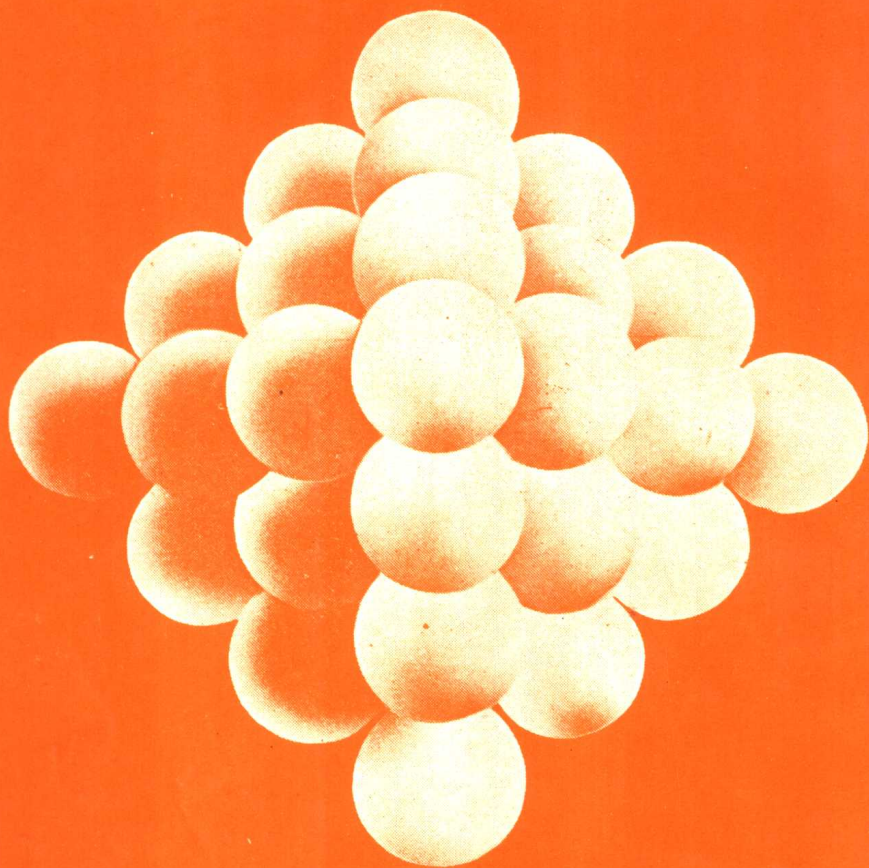




刊叢學文新國中

集選白璋世童

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



75 刊叢學文新國中

童世璋自選集

黎文明事業公司印行

童世璋自選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國新文學叢刊 75

著者：童世璋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中興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雅江街26號

發行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門市部：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

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號11F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

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

定價：精裝二〇〇元
平裝七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元月初版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



作者參加文藝界訪問團訪臺中港時，與版畫家陳其茂（中）作家楊御龍（左）合影。



作者夫婦合照。



作者近遊鹿港一線天之下。



作者與黛比蕾諾昔日留影。



(二) 老鼠搬家

梁實秋先生寫北碚為遊，既深澈且意永；我必在北碚
呆過一年，四處逛過，目睹它發展，目擊它爆炸，在那艱
苦而又充滿生機熱情的歲月裡，為什麼覺着無事可記，無
境可遊？自己太粗心大意了，替環境，替週遭的人們，都
等閒放過，學着不足，人在事中不知事呵！

今想起了一事，記得一艷陽高照之日，人在重慶，好天
氣即是惡劣天氣，敵機會來也。我正在嘉陵江畔買橘子，
好便宜，一元可買一大籃，隨便試幾個甜不甜，並不要錢，
突然間警報「噓」了，我懶得走，卧在大石上等等它，正
當面着，個大彈石炸發，轟轟隆隆由遠而近，最初我聽，
日漸如耳在這引起我的地方投彈，那一定是北碚，北碚比

目 錄

素描	一
生活照片	三
手跡	六
小傳	九
燃燒與照亮	二七
丁一、乃給爺爺	四
讀書樂	七
無聲之歌	一三
吃得開	二
從泥土、枝幹到星星	一

婦女自己的長褲	二六
人家	三
電話機旁	五
鷹架上的女神	五
爲女性美請願	五
老百姓與小市民	五
北京人與北平鴨	五
從交通車談起	七
時與空的連繫	六
朱門	五
坦蕩蕩或常戚戚	五
談高潮	二〇
鼓掌與拍手	二〇
不亦慘哉	二六

作品書目	序錦	玫瑰多刺	從棒球看人生(共二十二篇)	愛的自然(內含四個故事)	山城逢故友	食與色的故事	落翹隨風摧	過去與明日的語言	髮	靈魂外的夜話	音響種種	褒貶
	二八二	二七六	三三四	二〇七	一九九	一九九	一七五	一六四	一五四	一四四	一三四	二二五

小傳

民七年生，湖北武昌人，中央軍校十五期、高教班八期、革命實踐研究院十三期、政工幹校政治作戰研究班一期卒業。歷任空軍官校科長副處長、幹校教官、國防部總政治部副組長等職。退役後入臺灣省政府任科長、諮議、副主任、主任等，兼大專暑訓班講席多年。現爲報社主筆、省訓團兼任講座、勤益工專講師。中國文藝協會榮譽理事、青溪新文藝學會理事青年作協理事。

童氏青年時帶筆從戎，受訓時編輯刊物，服役時偶而投稿，熱愛文藝。在總政治部工作時，因主辦文宣，益奮志創作，對文化活動亦有體驗，曾受命創辦國軍文化康樂大競賽與文化示範營，並推動文藝獎，對早期國軍新文藝運動有相當貢獻，策劃金門對匪喊話系統，於心理作戰亦曾盡力。

童氏爲一專欄作家，結集者有寸草集、春酒、多刺集、粗茶集、星辰集、品茶集、軍中文化、新綠集、燃燒的靈魂、落翹隨風摧及情文情話等十一部，小說有春風、瘋狂、新晴三書，其雜文以人生閱歷取勝，人頗有趣，文也有趣；筆鋒所及，入木三分，却又能深入淺出，不爲已甚；犀利明快之外，頗懷溫柔，亦莊亦諧，輕鬆而不淺薄，文如行雲流水，風格別具。

燃燒與照亮

螢光幕上，兩度看見護士小姐們持着燭光，畫面動人感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次爲慶祝護士節，護校學生着白雪般的服裝，手持燭光紀念南丁格爾的偉大精神，氣氛高雅，和諧生姿，讓人們瞭解護士的職責與尊嚴，景象極美，可惜缺乏歌聲配合。

另一次在一部以醫院爲背景、愛人助人爲主題的影集裏，衆多病患心理生理上所產生之奇異壓力，壓得有心的觀衆透不過氣來，（無心者早把電視機關掉或追求郎呀妹呀去了。）心情沉重，如將斷弦，忽地一羣護士手持雙燭分兩行繞病室歌頌佳音，燭光反映到無我無邪天使般的臉上，迸發出天使般的聲息，歌聲與燭光交織，精神和情感交流，那場景聖潔極了，觀衆不自覺地流下了幾滴淚珠，不知喜感抑悲感。

這兩次感受，都使人體驗到，「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神聖意義，電燈依火力發電者，亦由燃燒而發光，但人們因距離遙遠渾然不覺；惟有蠟燭，它近在咫尺，發出照亮人生的光，可是它自己却因燃燒而一寸一寸地毀滅了，一步一步地自我犧牲了，但它始終無怨，默默地貢獻出它的生命，多麼可愛可敬的燭生觀啊！人們應知慚愧。

一夕停電，點燃蠟燭晚餐，忽生奇妙幻想，幻想青年男女熱愛，在精美豪華的餐室內晚餐，佳肴美酒，不擾侍者，燭臺古典明淨，光源優美柔和，發出動人的光，襯托出這一對戀人，多麼羅曼蒂克！可是，幻滅了，蠟燭品質不良，迎風流淚；燭臺風燭殘年，搖搖欲墜；我老夫老妻，吃粗茶淡飯，結果一丁點兒羅曼蒂克都沒尋着，祇落得浮生殘夢。

雖然自己思想因品質之不佳，環境之不配合而幻滅，但仍勸新婚夫妻，有所準備去運用它；因為它究竟自然幽靜，不比日光燈當頭一照那樣蒼白。何況淡泊明志，搖曳生姿，極曲折生動之致；似芭蕾舞孃飛躍，似美女寒夜滑雪，你可能——以為它有多美就有多美，何不一試？燭光純真，決不相欺。

我幾乎愛上這燭光了，面對着它，效古人之格物，想深一層地瞭解它如何燃燒如何照亮，它啊！真妙，似對着我淺笑，相對兩不倦，靈魂宛如結合，窗外清風徐來，它有時笑得彎了腰，幾乎入寐；突然間，彷彿聽到它的言語，覺出它的聲息，它在說：「你知道嗎？你們社會上現在分

上中下三等入。」

「那三等呢？蠟燭。」想起來了，上海話叫沒出息、無擔待的人爲「蠟燭」，竟然小看了它。

「上等人燃燒自己、照亮別人，和南丁格爾一樣偉大，立成已成人之大志，犧牲小我，自強不息，其心坦蕩，悠然自得，對險阻甘之如飴，對困難無憂無懼。不拿錢或僅得最少待遇而做很多很難的事，一心唯望他人及國家之成功。」

中等人是燃燒自己，照亮自己。個人及家庭本位，但克己律已，善盡本分，嚴守分際，拿多少錢就幹多少活，既不侮人，亦不奪人，更不妄與人，其器雖不大，其人却真誠。

下等人可麻煩啦，專門照亮自己，一味燃燒別人，心底深處本無別人存在，口頭則巧言令色，我爲人人，巧取豪奪不替公家辦事，唯利是圖，不擇手段，先把自己安排得漂漂亮亮地，別人的痛苦死活一概不問，不僅仁義可拋，國家民族亦可輕拋；可是這種人如今通常相當吃香，下等人偏享受着上等人的名譽與生活，豈不可悲！」

是啊！真多此類下三爛，豈止燃燒別人？即使燃燒國家民族以求自己光彩亦在所不惜；將自己的成功建築在國家的失敗上，而國危矣。社會風氣是非欠明，善惡不分，祇看表面的成功，如是部分顛倒呈疑莫能明之象，尤可慮也。——於是二人相與嘆息，直至無聲亦無光。

丁、乃給爺爺

那天家裏真寂寞啊！依我平凡的生活方式，平日感覺常在寂寞與不寂寞之間，那天可感受降到底線了。讀國小一年級的孫女文光跟着她的奶奶、爸、媽上臺北去了，剩我孤軍抗戰——抗寂寞之戰，關了電視，又開電視。

頭一夜，在枕下發現了一張紙條，上寫「爺爺」，是文光所留的，可是，除了「我、要吃、爺爺」等十幾個字以外，全不認識，沒學過注音符號，可被考住了。翌晨，攔住上學的鄰居小朋友請他翻譯，原來是說：「①我的小桌上養着蠶，牠們要吃桑葉，葉子泡在廚房小盆裏，先得擦乾了再餵蠶，牠才不會餓死。②每天早上請爺爺把蠶寶寶拿到涼台透空氣，可別太久了，牠着了涼會感冒。③寶寶住的小屋子請保持清潔，消除髒亂。」數十年未曾接近蠶，我只好記住也

照着做，可是竟不再感覺寂寞了；蠶真會吃，我才體會到小時候課本上「蠶食」的蠕動感與後果；而「作繭」雖「自縛」，對大自然却是一種貢獻，並非如成語所說「自作孽，不可活」的簡單意思。

文光一回家，急着觀看我的成果，蠶肥壯了，有兩個正在作繭，她滿意地說：「爺爺的養蠶工作做得很不錯嘛。」

昨午，小媳的大學同學帶着在美國長大的七歲女兒莉比到我家來玩，她說是回國探親也讓小莉比學習祖國語文；自然地分成了大人、小孩兩組，我聽到小孩組在涼台講話：

莉比看文光的國小課本，直嚷「好多」，「書包好大」，似乎看到注音了，她問：「這是什麼文？」

「這是注音，我爺爺和你一樣也不認識。告訴你，我去臺北的時候，爺爺就照着我寫的注音替我養蠶，工作做得好捧啊！如果他不找人解釋注音，蠶寶寶可慘了！」

「那你給你爺爺報酬沒有？在田納西，爸爸叫兒子工作都給工錢，有一次我做了，爸媽沒有給，小強遜還叫我向爸媽要呢。」

文光道：「家裏人做事，誰也不給誰；像爺爺奶奶把爸爸養大，爸媽又把我養大，那要算多少工錢？」